



段大章

■ 张家郡 (河南)

咸丰四年，蜀乱四起，朝廷特派钦差大臣段大章回乡治理。

段大章是蜀地巴县人，为官亲民，做事有魄力，当时沉痾已久的少数民族纠纷问题和边陲钱币问题，就是他出面摆平的。听说朝廷派他回乡平叛剿乱，朝野上下，黑白两道，皆拭目以待。

段大章回到家乡，八方人士来拜，他一律上宾待之，却从不提平叛剿乱之事。

一时，官民议论纷纷，都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这一日，段大章一大早就鸣锣开道，去母校鲤氏学舍拜谒恩师，然后便回巴县看望老母了。

是夜，一匪首前来拜谒，段大章照常上宾待之，还家长里短地跟匪首唠起嗑来。

匪首见段大章没官架子，说话又家常，就称赞：大人真乃清官好官啊！

这时，段大章却蓦地沉下脸道：难道像本官这样，从家乡走出去的清官好官，你们也不容吗？

匪首以为段大章要拿他，惊得呼地跃起，就跳到了一丈开外，一边说：大人，大人，等在下说明来意再下手。

段大章一见，则朗朗地笑起来，说：老弟过于紧张了，你见我有拿你的意思吗？

一边示意匪首坐下，一边道：蜀地偏处西南一隅，重山阻隔，道路不通，几十年来百业颓废，人心思危，稍有风吹草动，拉杆立旗是常事。

说到这里，他端起茶杯细啜一口，不由为难地叹道：如今朝廷派我来剿匪治乱，难啊！匪首却道：在大人手下，也不过尔尔。

段大章说：你我乡里乡亲，不忍伤你等性命啊！

匪首赶紧接口说：正是听说大人重信重义，才趁夜来拜。

段大章又反过来说道：然，若不治理你等，朝廷又怎肯留我性命？

匪首这一惊又非同小可，差点没从凳子上跌下去。

我看大人早就为治乱，埋好伏笔了吧？他强作镇定说。

段大章便笑咪咪地示意：你说来听听。

匪首道：自大人回到家乡，地方官来，大人与人家谈加强社会治安、监狱管理等等；乡绅来，大人则倡导优化民风；商人来，大人咨询家乡特产……大人一方面加强治安，净化民风，广开财路，一方面对我等层层施压呀！

层层施压？你说说，我是怎么层层施压的？段大章故意问。

匪首道：一是凡有叛乱分子不服治理，一律重刑。二是不准其家人参加族庙祭祀活动。三是听说今天大人去了趟母校，准备在各个乡镇大力推广私塾，却不允许叛乱分子子孙入学堂。

最后，匪首感叹：这虽不要命，却诛心呀！

段大章听完匪首的话，则意味深长地说：听说同乡有个小诸葛，果不其然啊！

原来这匪首正是段大章家乡远近闻名的小诸葛。作为同乡人，段大章对小诸葛是有一定了解的。他的母校鲤氏学舍以考取了两位翰林而闻名遐迩，其中一位就是他段大章。如今他官位一路飙升到布政使，这在家乡影响之大可想而知。小诸葛是继他之后读的这所学校，虽聪明好学却屡考不中，后之所以做了土匪头，就是为了有足够的实力，供儿子读这所私塾，像他段大章这样走上仕途。而白天他去母校说的一番话，正刺到小诸葛的痛点。于是，他问小诸葛：你来见我，是为在私塾上学的儿子吧？

是。我……这晚，小诸葛来拜谒段大章，确实是为他正读私塾的儿子。只要能让他继续在私塾学习，正常参加考试，他可以不再当土匪，也愿意协助段大章平叛治乱。

段大章却不给小诸葛表达的机会，他打



爬竿

■ 尚纯江 (河南)

1995年仲秋的一天，我和同事赵岭正在商量工作，一个瘦高个男子轻轻地敲了一下门，问：有人吗？

我抬眼望了他一眼，想搭话，来人却从我办公桌前径直走过去，走到我同事赵岭的办公桌前。

赵岭年轻漂亮，亭亭玉立的身材配上新发的警服，尤其显得英姿飒爽。我瘦弱的身躯在稍大的警服里面，显得衣不遮体。尤其同赵岭坐在一起，更难显股长气质。

赵岭望着来人，问：你找谁？有事吗？

商股长，胡山派出所让我来找您。

来人陪着笑脸，怯怯地回复。我不是，你从他身边走过的那位才是。

那人回过头来，脸红得有些尴尬。但瞬间就恢复了常态，犹如变色龙般的满脸堆笑起对我说：你就是商股长呀！我一看你就觉得有些面熟，是一位领导。咱们肯定认识，一定见过面，是不是？

那人热辣辣的目光看着我，表情像一位久别的老友。

咱们认识？

我仔细端详辨认着他，记忆里找不到任何影像。

哎呀！你们怎么会认识？

赵岭插话道：商股长原来不在这儿工作，在南监狱。

什么？

那人惊掉了下巴：南监狱？

接着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：商股长真厉害！蹲过监狱还能当股长？不简单！冤案！一定是冤案！！现在冤假错案就是多，好人都进监狱了，不是冤得很吗？还好，平反昭雪，又当了股长。那人认真地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刚要伸出大拇指，看我脸色不对劲，便又缩回去，并用诧异的目光望着我……

呵呵，真是冤假错案，要不我

刚出监狱就转身变股长了呢？我顺着那人思路接过话茬并“哈哈”大笑起来。

只把那人笑得莫名其妙，又让他感觉到自己胡说的话，再次尴尬而烧红了脸。

你想哪儿去了？商股长那时在南监狱当副所长。

赵岭弯着腰，笑岔了气，笑出了眼泪。

哦，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

那人反应极快：我说呢？怎么会认识你。

接下来，那人像在自家屋里似的侃起来：86年秋天，我去南监狱为一位犯事的亲戚送衣物，找的人就是你。商股长，你记得吗？

86年？你确定？

我确定，那一天找的就是你。我还是通过检察院的赵科长找的你。那天你穿着一身一杠一星的警服，烫发头的细卷儿跟今天一样神气！

那人说话底气十足，不容置疑地侃着。那神情一本正经，那语气有鼻子有眼的，斩钉截铁。让人不能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
我似乎感觉到，这位爷不愧是编故事能手，不当作家有点缺才。便不停地点头并为他竖起大拇指：你说，继续说。

其实他哪里知道，86年，我还是一家医院的医生，根本不在公安局。更不用说南监狱等等了。至于他说的赵科长，似乎有其人，但他在法院工作，调到检察院也是前几年的事。再者，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警衔制，哪来的一杠一星？至于烫发？哈哈！

赵岭冷峻的双目盯着他，像是在看一件稀奇物似的：你胡扯啥！你那时商股长还在狮岭医院当医生呢。

那人听了赵岭的话，重复尴尬片刻后一拍脑门：啊哈！接着又用

说：我想把向山外开通大道的差事交给你来做。

我？！小诸葛惊得顿时双眼圆睁。

段大章说：以你小诸葛的智慧，完全可以联系其他几帮弟兄。你们是同道兄弟，好说话，可以分段承包嘛！这样，路开通了，钱便可源源不断地流入你们的腰包。

我们的腰包？小诸葛更不敢相信了。

路是你们修的，到时自然可以合法地按各自承包路段，收取各路商贾的过路费，同时也不耽误你们种地经商。段大章见小诸葛的脸色逐渐舒展开来，便提高声音说，这

双手拍拍大腿，然后冲着我抱拳施礼：商股长，得罪了，看我这记性，才想起来。你可能是贵人多忘事。你记不记得了？1986年，我老婆

那年心脏病发作，就是到狮岭医院找你看的病。你想起来了？那年多亏你，要不是你及时抢救，技术精湛，责任心强，我老婆小命就没了，真的感谢你。今天说啥也得请你吃饭。今天我请客！

那人侃完，伸手就捉住我的手，握得紧紧的，感觉刺猬扎的一样。他不看我脸色，自我激动、陶醉，那热情诚意的十足感，却令我着实难受。

我竭力把手抽出来：你不是不是又搞错了？我是影像科医生。不看病的，只看片子。

是，你真能爬。赵岭大笑着直戳那人痛处。

那人刚刚闪亮灯似的眼睛如同被人关掉了开关，一下子暗了下来。商股长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是来做鉴定的。

他边说边从裤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。这是一张派出所的委托书，有大红印鉴。

呵呵，这不就得了？鉴定就鉴定，乱扯什么？

原来他需鉴定的伤不是别人打的，是他儿子。

他儿子说他爸留遗言要将钱全部留给他。直到今天才发现，他把房产、钱财都给了小三。儿子一气之下便把他爸的鼻子打骨折了，还告到了法庭。

我问他，你有多少财产？

他说，不多，也就两三套房子，千万块钱。

后来一位同来办事认识他的人悄悄告诉我：法庭判决时，他根本没有房子和钱。那位小三，也是子虚乌有。不过外债倒是不少……

你们不偷不抢，也不拉杆结帮与官府作对了，反而做对社会有益的事，族庙祭祀自然可以正常参加了，子孙也可像别的孩子一样，堂堂正正进入学堂学习，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了。

这样的好事我们若不做，也没别的出路哇！段大章话没说完，小诸葛便嚷通一声跪倒，头如捣蒜。

就这样，段大章没动一兵一刃，不但治理了蜀乱，还开通了向外的道路，搞活了当地经济，以至于成为后世许多官员学习和借鉴的典范。

断他说：本官回到家乡，最大的目的便是，让家乡父老都过上富足的日子。人富了，天天有花不完的钱，有肉吃，谁还会顶着项上人头作乱呢？

说到这里，才停下来问小诸葛：老弟说呢？

小诸葛感觉，段大章看上去在跟他拉家常，实际上时刻都把控着说话的方向，便什么也不说。

段大章像是看透了小诸葛的心思，便接着说：要使家乡这片土地富足起来，没有通向山外的宽广大路不行啊！

正当小诸葛想，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段大章却看他笑盈盈地

说：我想把向山外开通大道的差事交给你来做。

我？！小诸葛惊得顿时双眼圆睁。

段大章说：以你小诸葛的智慧，完全可以联系其他几帮弟兄。你们是同道兄弟，好说话，可以分段承包嘛！这样，路开通了，钱便可源源不断地流入你们的腰包。

我们的腰包？小诸葛更不敢相信了。

路是你们修的，到时自然可以合法地按各自承包路段，收取各路商贾的过路费，同时也不耽误你们种地经商。段大章见小诸葛的脸色逐渐舒展开来，便提高声音说，这

你们不偷不抢，也不拉杆结帮与官府作对了，反而做对社会有益的事，族庙祭祀自然可以正常参加了，子孙也可像别的孩子一样，堂堂正正进入学堂学习，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了。

这样的好事我们若不做，也没别的出路哇！段大章话没说完，小诸葛便嚷通一声跪倒，头如捣蒜。

就这样，段大章没动一兵一刃，不但治理了蜀乱，还开通了向外的道路，搞活了当地经济，以至于成为后世许多官员学习和借鉴的典范。